

北欧的再安全化与挪威的选择*

岳 鹏 陈慧文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结构发生了从两极到单极再到多极的转变,超级大国对欧洲的争夺从激烈到缓和再到激烈,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出现安全化、去安全化和再安全化的演变历程。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出现的北欧再安全化进程中,挪威是北欧五国中追随美国和北约最紧的国家。挪威如此激进的原因及其如何应对极限挑衅俄罗斯的后果是本文重点分析的两大问题。“北欧平衡”、与俄地理邻近度以及俄方的进攻意图是挪威激进追随的主要原因,同盟困境和寻求声望是次要原因。挪威选择了在制衡俄罗斯、追随美国的同时,试图维持与俄关系稳定的综合安全战略,通过对俄威慑与保证以及对美融入与筛选的双重二分战略实现了挪俄、挪美和挪美俄关系的三大平衡。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得北欧再安全化进程再次加速,美俄北线对抗进一步加剧。

关键词: 北欧 再安全化 威胁平衡 挪威安全战略 双重二分战略

一 问题的提出

北欧国家在21世纪20年代末集中更新了各自的北极政策文件,形成继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集中出台首版北极政策文件后的第二波浪潮,^①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五国一致认为北欧和北极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在快速恶化。2022年2月下旬,乌克兰危机在欧洲的东部边缘爆发,成为推动整个欧洲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重大事件,给安全神经本就高度紧绷的北欧国家再添一记重拳,直接促成瑞典和芬兰对其国家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至此,北欧地区的再安全化趋势已十分显著。

* 本文为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青年育苗”项目(项目编号:LQN202032)和202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22BGJ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2022年度辽宁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JG2022PTXM007)的资助。

① 北欧五国(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出台首版北极政策文件的时间分别是2009年、2011年、2013年、2011年、2011年;出台第二版北极政策文件的时间分别是2020年、2020年、2021年、2021年、2021年。

安全化 (Securitization)、去安全化 (Desecuritization) 与再安全化 (Resecuritization) 在本文中分别指地区安全烈度增强、减弱以及再增强的发展趋势和动态变化过程。^① 纵观历史, 北欧地区的安全化历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安全形势的变化与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紧密相连, 这是由全球性大国的战略竞争所形成的国际体系结构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以及大国对欧洲地区的争夺烈度决定。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是冷战期间的安全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苏联成为欧洲大陆上唯一大国, 实力对比变化让欧洲日益感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以及避免苏联统治西欧,^② 欧洲接受了美国的军事领导并组建北约军事联盟, 逐渐开启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安全化进程。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谈判以及挪威、丹麦和冰岛选择成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是北欧安全化进程的重要开端。此后, 北欧地区的安全态势更加紧密地与欧洲和北约相连, 在两极结构下随着东西方阵营对北欧、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争夺烈度的变化而变化。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的去安全化进程。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体系结构,^③ 安全竞争对手的突然消失使美国成为单极结构中唯一的霸权国。美国认为, 当时的欧洲已没有军事威胁,^④ 开始把战略重心转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虚弱的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初期迅速转向欧洲, 俄欧关系得到历史性改善。相应地, 作为欧洲和北约北方侧翼的北欧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骤然下降,^⑤ 北欧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中, 北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逐步展开合作, 北极理事会等重要区域间国际组织先后成立。第三阶段是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再安全化进程。随着俄罗斯实力的逐渐恢复以及西方对俄威胁感知的逐步增强, 旧式地缘政治竞争逐渐回归欧洲大陆。与 1991 年欧洲安全烈度的断崖式下跌不同, 21 世纪初开始的欧洲再安全化进程是渐进式的, 反映了因俄罗斯复兴和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全球实力对比以及国际体系向多极

① 关于安全化、去安全化与再安全化这三个概念, 本文仅取其字面含义, 用来描述北欧地区安全烈度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 不涉及以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和巴黎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安全研究关于安全化理论的具体内容, 不采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和视角。

② Sebastian Rosato, "Europe's Trouble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 2011, p.85; Jean-Yves Haine, "A New Gaullist Moment? European Bandwagoning and International Pola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1, No.5, 2015, p.993.

③ Sebastian Rosato, "Europe's Trouble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p.68.

④ Ronnie Hjorth and Malena Britz, "Amerikansk Strategisk Återhållsamhet och Europeisk Strategisk Respons — Tre Typer av Strategisk Respons mot Bakgrund av Brexit,"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9, No.2, 2021, p.117.

⑤ Karsten Friis, "Militæraktivisme: Uklare Definisjoner og Politisk Slagside,"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9, No.2, 2021, p.167.

结构缓慢转变的进程,其中,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标志性地体现了这一结构性转变。^① 北欧国家在2014年后对俄罗斯的认知从“困难的合作伙伴”转变为“主要安全挑战”,^②2022年2月下旬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更是使北欧国家感到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局势已经到了冷战后最为严峻的地步,^③俄罗斯被北欧国家排除在诸多北极合作机制之外。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俄罗斯的实力从强到弱再转强,加之21世纪后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树立的安全竞争对手从一个到零再变为多个,国际体系结构从两极到单极再发展为多极,超级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以及对欧洲地区的争夺从激烈到缓和再到激烈,最终导致北欧地区的安全形势经历了从安全化到去安全化再到再安全化的过程。图1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地区安全态势的变化过程:冷战前期和中期是安全化进程,并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至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冷战结束初期迅速实现去安全化,并在之后二十余年稳定在低安全烈度的水平;21世纪10年代之后逐渐显现再安全化趋势,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而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则表明地区安全烈度有增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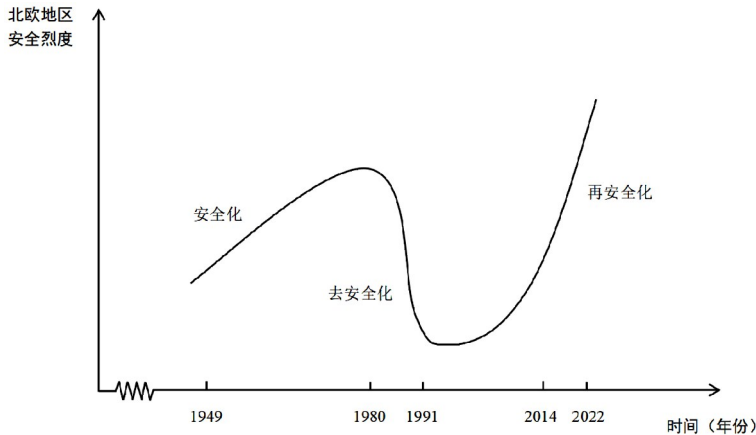
北欧与北极地区的地缘联系十分紧密,二者处于同一安全区域。近期北欧五国时隔十年再次集中出台面向北极地区的战略报告,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既可以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对同一对象的想法,也可以纵向比较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对象的想法。通过横向比较北欧五国在21世纪20年代末期出台的第二版北极政策文件可以发现,在北欧再安全化趋势加剧的大背景下,各国均对地区安全形势做出了悲观判断,区别仅在于如何在日益不安全的环境中保障自身安全,这直接体现在

^① Hugo Meijer and Stephen G. Brooks, “Illusions of Autonomy: Why Europe Cannot Provide for Its Security if the United States Pulls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5, No.4, 2021, p.7; Jean-Yves Haine, “A New Gaullist Moment? European Bandwagoning and International Polarity,” p.996, 1004; David Blagden, “Global Multipolarity, European Secur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UK Grand Strategy: Back to the Future, Once Aga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1, No.2, 2015, pp.334-335.

^② Håkon Lunde Saxi, “The Rise, Fall and Resurgenc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5, No.3, 2019, p.659.

^③ Nor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Meld. St. 10 (2021-2022): Prioriterte Endringer, Status og Tiltak i Forsvarssektoren,” 8 April 2022, <https://www.regjeringen.no/contentassets/6dc9df35fdbb4a208794ba336efa1d45/no/pdfs/stm202120220010000dddpdfs.pdf>; Sveri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 Utrikesdepartementet, “Ett Försämrat Säkerhetspolitiskt Läge—Konsekvenser för Sverige,” 13 Maj 2022, https://www.regeringen.se/49a4b7/contentassets/b33a04c7ad954881ad6a571dc8553dbe/ett-forsamrat-sakerhetspolitiskt-lage---konsekvenser-for-sverige_webb.pdf; Suomen Ulkoministeriö, “Ajankohtaiselonteko Turvallisuusympäristön Muutoksesta,” 13.04.2022, 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bitstream/handle/10024/163999/VN_2022_18.pdf?sequence=1&isAllowed=y.

图1 二战后北欧地区安全形势演化进程示意图^①



注:图由作者自制。

各国对美国和北约追随程度的差异上。^② 作为非北约成员国的芬兰^③和瑞典在立场和措辞上更为谨慎和克制,例如与俄罗斯大面积接壤的芬兰在谈及北方防务合作的对象

^① 第一,选取1949年作为时间节点的原因是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谈判发生在1948—1949年,谈判破裂后北欧三国加入北约发生在1949年;第二,认为冷战期间北欧安全烈度的顶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看法参考的是北极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军事前线的观点;第三,北欧与北极的关系问题。“北欧—北极的欧洲部分—波罗的海区域”可以看成是一个地缘单元。一方面,从北欧方面来看,北欧合作的两个延伸区域就是北极和波罗的海南部的东岸,北欧国家尤其是更多领土位于北极圈内且共同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挪威、瑞典和芬兰三国的政府官方文件均将北欧与波罗的海地区视为紧密联系直至几乎同一的安全区域,相关学术文献也将整个北欧—波罗的海地区称为“一个战略空间”的“北欧大空间”(Nordiske Rum)。另一方面,从北极方面来看,北极的欧洲部分即挪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是北极各次区域中安全程度最高、地缘挑战最大的区域。综上所述,北欧与北极的地缘联系十分紧密,北欧安全化问题可以参考北极安全化的相关论述。以上观点参考的北欧国家政府报告有: Nor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Prioriterte Endringer, Status og Tiltak i Forsvarssektoren*, Meld. St. 10 (2021–2022), Melding til Stortinget, Oslo, 8 April 2022, pp.11–13, 37。参考的学术文献有: Andreas Østhagen, “Introduksjon til fokusnummer: Norge, nordområdene og utenrikspolitik,”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8, No.4, 2020, pp.445–455; Hans Mouritzen, “Fire nordiske Ruslands-relasjoner. På vej mod en fællesnordisk Ruslands-politik efter Krim og Trump?”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7, No.2, 2019, p.201。

^② Suomen Valtioneuvosto, “Suomen Arktisen Poliitiikan Strategia,” 17 Kesäkuuta 2021, 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bitstream/handle/10024/163245/VN_2021_53.pdf?sequence=1&isAllowed=y; Sveriges Utrikesdepartementet, “Sveriges strategi för den arktiska regionen 2020,” 29 September 2020, <https://www.regeringen.se/4a8e0f/contentassets/000d750cc7d941b98abedf844a07529f/arktisstrategi2020.pdf>;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27 November 2020, <https://www.regjeringen.no/contentassets/268c112ec4ad4b1eb6e486b0280ff8a0/no/pdfs/stm202020210009000dddpdfs.pdf>; Danske Statsministeriet, “Statsminister Mette Frederiksen's tale til Det Udenrigspolitiske Selskabs 75-ÅrsJubilæum Den,” 29 October 2021, <https://www.stm.dk/statsministeren/taler/statsminister-mette-frederiksen-s-tale-til-det-udenrigspolitiske-selskabs-75-aars-jubilaeum-den-29-oktober-2021/>; The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Iceland, “Iceland’s Policy on Matters Concerning the Arctic Region,” 15 October 2021, https://www.government.is/library/01-Ministries/Ministry-for-Foreign-Affairs/PDF-skjol/Arctic%20Policy_WEB.pdf。

^③ 此处是指2021年6月芬兰出台新版北极政策时还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

时均使用“国际伙伴”指代;瑞典虽直言美国对其安全极为重要,但也避免在报告中直接使用“NATO”等字样,而是用“深化北欧与‘欧洲—大西洋’安全和防务政策合作”等表述代替。相比之下,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挪威、丹麦和冰岛对美追随立场更为鲜明,其中,挪威和丹麦分别称美国是其最亲密、最重要的盟友,而挪威更是在北约插足北极事务等地区敏感问题上表示支持。通过同一时间截面上的横向比较发现,挪威是北欧五国中追随美国和北约最为激进的拥趸。由此产生两个问题:在北欧再安全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挪威为什么对美国的追随如此激进?激进追随美国和北约的后果势必严重挑衅俄罗斯,那么作为小国的挪威如何维持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或者说,处于美俄在北欧对抗前线的小国挪威,如何保持自身与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危险平衡?

二 文献回顾

本部分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了用于解决本文两个核心问题的分析框架。首先,北欧平衡论提供了一个宏观和总体的地区视角,向上连接全球体系、向下连接国家单元,动态补偿和相互影响的三层次平衡是后文分析的理论基底;其次,威胁平衡论解决的问题是处于相似地理和地缘环境的北欧五国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挪威加入北约和激进追随美国的原因;最后,小国安全战略选择的理论尽管缺乏系统化,但通过对安全战略的种类和定位的梳理,有助于确定挪威所选择的安全战略,并可分析挪威在北极实现美俄平衡的方式。

(一) 北欧平衡论

20世纪中叶,北欧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冷战初期世界格局的根本调整,北欧和北极地区笼罩在美苏全球争霸的两极体系之中。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过往,以及对美苏相异的威胁感知,北欧五国选择了不同的安全政策,由此产生了“北欧平衡”(Nordic Balance)概念。^① 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北欧平衡”是指由北欧五国组成的地区共同体在美苏之间的平衡。但区域整体性的平衡并不意味着每个北欧国家都采取平衡的中立政策,而是呈现出“阶梯状”的安全战略选择——由西向东安全政策烈度的梯度递减,总体上构成了平衡的北欧。具体来说,紧挨西方阵营的北欧西侧国家冰岛、丹麦、挪威均是北约成员国,北欧中部国家瑞典是中立国,大面积与苏联

^① Kristin Haugevik and Ole Jacob Sending, “The Nordic Balance Revisited: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Repertoires of the Nordic State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8, No.4, 2020, p.116.

接壤的芬兰是与苏友好的中立国。^①在微观层面,三个北约成员国和两个中立国反映了美苏两极对抗造成的地区撕裂;但整体而言,采取梯度安全政策的北欧构成了美苏全球争霸在北欧地区的完美缓冲地带。

北欧平衡论(Theory of the Nordic Balance)自20世纪60年代初逐步发展,^②是对北欧国家不同安全政策的简要描述,^③布伦特兰(Arne Olav Brundtland)是该理论的代表学者。布伦特兰通过构建北欧平衡模型(Model of Nordic Balance),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地区的稳定状况,认为北欧国家的安全政策及其与大国集团的平衡关系有效阻止了超级大国在北欧的军事参与,三维模型和三种运行因素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内容。^④布伦特兰认为,北欧平衡应该放在两极(世界体系)、北欧(子系统)、全球和区域利益及力量(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三个维度上综合理解;北欧平衡的三种运行因素分别是挪威和丹麦的基地与核武器政策(Bases and Nuclear Weapons Policy)、瑞典的不结盟政策,以及芬兰“中立和与苏联友好关系”的政策。^⑤

北欧平衡具有互补特征,且是动态运行的。补偿性是指平衡的任何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其他地区的变化而得到补偿,^⑥具体体现在美苏(俄)之间达成的维持北欧地区政治平衡的共识,^⑦并在实际操作中努力实现此共识。在区域层面上,芬兰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与挪威和丹麦的北约成员国身份相互补偿和抵消,即挪威和丹麦加入西方军事联盟,苏联与芬兰签订友好条约形成潜在联盟,瑞典作为中立的缓冲区。^⑧此外,单个国家的安全政策也体现补偿性。因为北欧整体上紧挨苏联(俄罗斯),所以单个国家的补偿平衡更多体现在加入北约的三个国家中,即挪威和丹麦的军事基地与核政策,以及冰岛虽然接受了美国在凯夫拉维克设立军事基地但自身不拥有国家武装

^① Dan Steinbock, "NATO and Northern Europe: From Nordic Balance to Northern Bala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30, No.4, 2008, p.196, 199, 206;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18, No.1, 1983, p.51.

^② Nils Örvik, "Scandinavia, NATO and Norther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0, No.3, 1966, pp.383-384;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43, 49.

^③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2, 1982, pp.78-79.

^④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43-49.

^⑤ Arne Olav Brundtland, "The Nordic Balance: Past and Presen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1, No.4, 1966, pp.30-31;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43-49.

^⑥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77.

^⑦ 此处的北欧平衡是指政治平衡,而不是军事平衡或权力平衡。参见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77。

^⑧ 此处未讨论冰岛的原因在于,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邻近区域,直接处于美苏(俄)对抗的地缘政治断层线上,而冰岛的地理位置相隔较远,把冰岛加入挪威—丹麦一方进行分析不影响结论。此外,最具代表性的是芬兰、瑞典、挪威这三个国家。参见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44, 49, 51。

力量。^① 这些均表明了北欧的北约成员国出于不激怒苏联(俄罗斯)和维持地区平衡的需要而自我施加的限制。动态性可理解为一种纠正变化的机制,一方破坏平衡的行为会遭到另一方为恢复平衡而采取的反制,即北欧平衡中任何重要因素的改变均会通过补偿的方式得到恢复。^② 因此,动态性需要从大国集团在北欧的战略转型、北欧小国安全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全球与区域间的互动这三个维度上进行解释。^③

(二)威胁平衡论

北欧国家总体上位于相同的地理区域,加之远离世界地缘斗争的核心地带,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均可近似看做处于美苏(俄)“两极”之间。那么,北欧五国既然处于总体相同的地理位置和地区格局,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的安全战略?各国制定安全政策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威胁平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处于相似地理位置和地缘格局,且组成区域共同体的北欧国家选择不同安全战略的原因。

传统的均势理论(Balance-of-Power Theory)认为,国家寻求权力的均衡,即通过加入较弱的一方与霸权国达成权力平衡以阻止强国的控制,国际竞争的结果即是反复出现的权力平衡模式。^④ 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可权力平衡理论中,国家通常选择制衡而不是追随的观点,^⑤但在结盟的原因上,他认为国家结盟是对威胁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对权力的反应,即结盟的根本原因是平衡威胁而不仅是平衡权力,权力只是威胁的来源之一。^⑥ 沃尔特由此提出威胁平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认为实力的分配不是唯一重要的变量,威胁的来源是由综合实力(Aggregate Power)、地理邻近度(Geographic Proximity)、进攻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y)和进攻意图(Offensive In-

^① Håkon Lunde Sævi, “The Rise, Fall and Resurgenc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p.666;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77; Kristin Haugevik and Ole Jacob Sending, “The Nordic Balance Revisited: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Repertoires of the Nordic States,” p.114.

^② Richard J. Kerry, “Norway and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7, No.4, 1963, p.863; Nils André, “The Nordic Balance: An Overview,”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 No.3, 1979, p.53.

^③ Erik Noreen, “The Nordic Balance: A Security Policy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52.

^④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Kei Koga,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0, No.4, 2018, p.639; Adam P. Liff, “Whither the Balancers? The Case for a Methodological Reset,” *Security Studies*, Vol.25, No.3, 2016, p.424.

^⑤ [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页; Ajdin Đidić and Hasan Kösebalaban, “Turkey’s Rapprochement with Russia: Assertive Bandwagoning,”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4, No.3, 2019, p.124.

^⑥ [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69页;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1985, pp.8-9, p.35;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75.

tention)共同构成的,他尤其强调威胁感知(Threat Perceptions)这一主观变量。^① 威胁平衡论是对权力平衡理论的修正和改进,且包含和吸纳了后者的主要观点。^②

威胁平衡论的核心分析框架为威胁国的实力、本国与威胁国的地理距离、威胁国的进攻性军事能力、本国感知到的威胁国的侵略意图共同构成了威胁的来源,威胁源产生外部威胁,每类威胁源均与威胁呈正相关关系。四类威胁源彼此不同但相关,彼此联系和影响,各威胁源同等重要,均可单独或组合式地触发结盟反应。^③ 外部威胁会触发国家的结盟行为,如果该国选择与别国结盟以对抗威胁国,即属于制衡(Balancing)战略;如果该国选择与主导国结盟,则属于追随(Bandwagoning)战略。^④ 因此,判断一国的安全战略是制衡还是追随的第一步是判断其所认定的威胁国。与权力平衡理论一样,威胁平衡论认为制衡比追随更为普遍,追随只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现。^⑤ 此外,沃尔特还讨论了意识形态、对外援助、跨国渗透等联盟形成的次要原因。^⑥ 虽然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等学者对沃尔特构建的威胁平衡论进行了批判,^⑦但笔者认为该理论是本文最合适的解释框架,故选择其作为分析的理论框架之一。图2展示了威胁平衡论的核心内涵。

① 本文没有把“geographic proximity”译成“地缘毗邻性”的原因是,一方面,威胁的四个来源均是描述性指标,无须把“地理”译成“地缘”;另一方面,“毗邻”意指陆地边界接壤,而“邻近程度”能够更好地衡量并不都与俄接壤的北欧五国距离俄罗斯的远近程度。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5页;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2, 1988, p.279; Adam P. Liff, “Whither the Balancers? The Case for a Methodological Reset,” p.424。

② “权力平衡理论”即“权力均衡理论”“均势理论”,是系统的“理论”,代表学者有肯尼思·华尔兹等;而“威胁平衡论”尚难以称为系统的“理论”,故称之为“论”。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255页;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p.281;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76。

③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68、174、254页;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p.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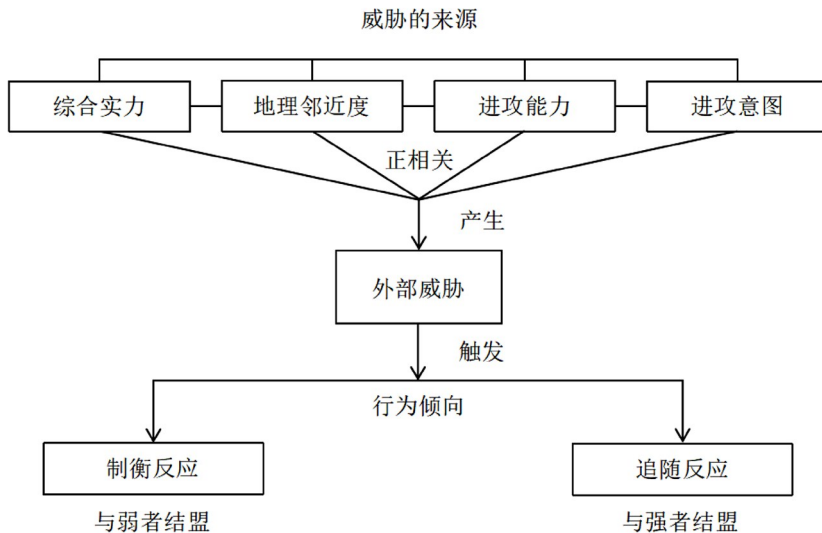
④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6页;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p.278。

⑤ 在实力弱小、无法获得盟友、认为追随可以缓和国家的侵略意图、主导国可以被安抚、战争后期胜负结果明朗等情况下,国家可能选择追随战略。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27、169-171页;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pp.15-18;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p.279, 308;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Threat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 to Kaufmann and Laps,” *Security Studies*, Vol.1, No.3, 1992, pp.450-451。

⑥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31页;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pp.18-20。

⑦ 施韦勒提出利益平衡论(Balance-of-Interests Theory)来修正威胁平衡论,另有考夫曼(Robert Kaufman)、拉森(Deborah Larson)、戴维(Steven David)、列维(Jack Levy)和巴尼特(Michael Barnett)等学者对威胁平衡论提出了挑战。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p.76-78, 83-88。

图2 威胁触发制衡或追随的机制



注:图由作者自制。

(三)小国安全战略选择论

“小国”(Small Power)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论,^①学界一般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标准界定小国。定量标准通常包括领土面积、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开支,定性标准有国家结构、软实力、内部凝聚力等。^②小国可细分为小强国、小要国和小弱国三类,实力有限、安全脆弱、外部依赖等是小国的特性。^③小国的行为模式倾向于把外

^①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Gürol Baba and Murat Önsoy, “Resilience Versus Vulnerability: Turkey’s Small Power Diplomacy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8, No.6, 2021, p. 956; Смирнов Вадим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Изуч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Мал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Vol.53, No.2, 2017, p.254。

^② Enkhsaikhan Jargalsaikhan, “The Role of Small States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ase of Mongolia,”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Vol.1, No.2, 2018, p.408; Gabija Lukšaitė, “Mažų Valstybių Kova dėl Itakos Arkties Regione: Danijos Atvejo Analizė,” *Politologija*, Vol.94, No.2, 2019, p.85; Thearith Leng, “Small State Diplomacy: Cambod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The Pacific Review*, Vol.30, No.3, 2017, pp.331–332。

^③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第21–38页; Sarina Theys and Katharina Rietig, “The Influence of Small States: How Bhutan Succeeds in Influencing Global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6, 2020, p. 1604; Gürol Baba and Murat Önsoy, “Resilience Versus Vulnerability: Turkey’s Small Power Diplomacy in the 1930s,” p.956; Imad El-Anis, “Explaining the Behaviour of Small States: An Analysis of Jordan’s Nuclear Energy Poli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9, No.2, 2016, p.533; Thearith Leng, “Small State Diplomacy: Cambod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Vietnam,” pp.329–331。

交政策集中在有限的区域和问题上、强调国际法和多边国际组织的作用等。^① 挪威在多份北极政策文件中直言自身是一个“小国”(Norge er et lite land),因而强调国际法和多边机构在高北(High North, Nordområdene)地区的重要性,认为这对地区合作、安全稳定、发展商业活动和保护自然环境至关重要。^②

已有文献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种类及各类战略的定位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不尝试对观点进行统一,只是在梳理理论脉络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清晰简洁且适合下文分析的理论框架。几十年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面对强大或崛起的威胁性大国时,次等国家通常有制衡和追随两种安全战略选择,^③即制衡—追随二分法。并且,均势理论和威胁平衡论认为,制衡与追随是对立关系。^④ 随着现实的发展,对冲(Hedging)成为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的国家第三种战略选择。^⑤ 对冲的含义是次等国家或小国在国际秩序不明朗时采取相互抵消风险的策略组合,是延迟选边站队和保持战略模糊的一种战略选择。^⑥ 对冲应该放在“制衡—追随光谱”(Balancing-Bandwagoning Spectrum)中加以理解。^⑦ 表1展示了三种安全战略及各自具体的政策工具。

① Reuben Steff and Francesca Dodd-Parr, "Examining the Immanent Dilemma of Smal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Strategic Triangle between New Zealand, the US and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1, 2019, pp.92-93; Смирнов Вадим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Изуч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Мал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p.256.

②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18, 20, 26;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Barents 2020: Et Virkemiddel for en Framtidsrettet Nordområdepolitikk*, Oslo, 15 September 2006, p.13;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ot Nord! Utfordringer og Muligheter i Nordområdene*, p.16, 27, 28, 84.

③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0, No.2, 2008, p.160; Hugo Meijer and Luis Simón, "Covert Balancing: Great Powers, Secondary States and US Balancing Strategies Against Chi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2, 2021, p.463; Charles Chong-Han Wu, "Why Do States Hedge in East Asia? An Empirical Study on Hedging," *Asian Perspective*, Vol.43, No.3, 2019, p.558.

④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67、171页;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p.8;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74, 80.

⑤ 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81页; Rajesh Rajagopalan, "Evasive Balancing: India's Unviabl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1, 2020, p.80; Alexander Korolev, "Shrinking Room for Hedging: System-Unit Dynamics and Behavior of Smaller Pow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9, No.3, 2019, p.420.

⑥ 王玉主:《对冲策略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期,第22、35页; Kei Koga,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pp.637-638;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p.163; Alan Bloomfield,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Adjusting to China's Rise During Australia's Rudd-Gillard Era," p.263.

⑦ Kei Koga,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p.633.

表1 制衡—追随光谱

制衡战略			对冲战略					追随战略		
战争	遏制	硬制衡	软制衡	否认主导地位	经济实用主义	约束性参与	有限追随	结盟	依赖	投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以下文献整理。参见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pp.165–171; Alan Bloomfield,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Adjusting to China’ s Rise During Australia’ s Rudd–Gillard Era,” *The Pacific Review*, Vol.29, No.2, 2016, pp.262–264。

除了安全战略的种类繁多之外,已有文献还存在不同位阶的概念并用和混用的现象,即各类安全战略及其政策工具的定位不清。第一,安全战略与战术的区分。国家整体的安全战略(Strategy)通常由军事和经济的物质实力决定,分为制衡、追随和对冲;^①微观和短期的非物质战术(Tactic)是实现国家宏观和长期战略的手段。第二,作为一组相对概念的中立与选边。中立(Neutrality)最初是适用于战时的法律术语,即中立国不允许交战,后来演变为包含法律中立的政治中立概念,适用范围扩大到和平时期,表明国家尤其是在大国关系中不与某一方密切联盟的政治立场,以避免被误解为选边(Picking Sides)的风险。^②第三,结盟与制衡和追随的关系。制衡与追随均可以通过结盟(Alignment)的手段实现战略目标。综上,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只有制衡、对冲、追随三种,中立不属于安全战略的范畴,安全战略的政策工具不能与安全战略并列处于同一位阶;结盟也不是一种单独的战略,三种安全战略均可以通过结盟的方式实现目标;中立与选边相对,制衡与追随相对,对冲介于制衡与追随之间,结盟是选边站队的实现形式,加入联盟意味着不中立。^③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小国对安全战略的倾向性选择的定论,制衡、追随、对冲、中立与结盟均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④ 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挪威在北极近似两极的

^① Ang Guan Teo and Kei Koga, “Conceptualizing Equidistant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22, No.3, 2022, p.375, 378.

^② Ibid., pp.382–384.

^③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以及研究同盟体系的著作都认为,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或保持中立,或加入同盟。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67页。

^④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第53页;[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68页;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82页;刘若楠:《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第68、77页;王琛:《小国的自我认知与外交行为:冷战后新加坡外交的演变与新挑战》,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2期,第44页。

地区格局中选择的是哪种安全战略?根据对冲的适用条件,位于世界地缘政治边缘区域且处于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夹缝之中的北欧和高北地区不符合权力转移时期国际秩序不确定这一条件。在近似稳定的两极格局中,两个超级大国尚且相互制衡,小国挪威在极高的安全压力和安全风险之下很难实行需要高超外交技巧的抵消政策进而实现风险转移和战略模糊,因而被迫选择制衡或追随。^①具体而言,挪威呈现出对俄制衡、对美追随的双重战略。如前所述,判断一国是制衡还是追随的第一步是判断该国认为的威胁国是哪个。通过梳理文献和挪威的北极政策文件可知,挪威将苏联(俄罗斯)视为威胁国,从而加入北约以对抗苏联,故其对苏(俄)的战略是制衡。对应地,两极格局下对苏(俄)的制衡意味着对美的追随,因为制衡苏(俄)的直接后果就是直面高压威胁,而当脆弱的小国被孤立时就会引发追随。^②鉴于国家实现安全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平衡”,即与一方结盟的同时与另一方保持良好关系,^③故挪威在北极地区采取的安全战略从本质上说是制衡,具体呈现为对俄制衡、对美追随,同时与俄保持基本稳定关系的综合安全战略。

三 挪威激进追随美国和北约的原因

挪威是北约在北极地区最活跃的成员国,^④对美国和北约采取激进追随的安全战略。挪威通过积极推动北约介入北极地区的安全事务、增加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促进北约对高北地区的关注和重视、主办和参与盟友间的军事演习等方式,增强北极尤其是高北地区的威慑力和集体防御的可信度。^⑤挪威为什么如此激进地追随美国和北约呢?这可以从北欧平衡、威胁平衡、同盟困境以及寻求声望和地位的视角寻找原因。笔者认为,维持北欧平衡的信念和对威胁的恐惧是主要原因,陷入同盟安全的困境和对声望与地位的追求是次要原因。

^① Kei Koga,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p.639.

^②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p.316.

^③ Ibid., p.315.

^④ 邓贝西:《北极安全研究》,海洋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页;Аржанов Игорь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ссия, НАТО и Арктика: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змож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Vol.21, No.4, 2021, p.767; Rolf Tammes, "Småstatsrealisme i 70 År,"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7, No.1, 2019, p.54; Nils Andrén, "The Nordic Balance: An Overview," p.57; Ida Maria Oma and Magnus Petersson, "Exploring the Role of Dependence in Influencing Small States' Alliance Contributions: A Reputation Mechanism Argument and Assessment," *European Security*, Vol.28, No.1, 2019, p.110.

^⑤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25, 37, 40;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uligheter og utfordringer i Nord*, St. Meld. Nr. 30(2004–2005), Oslo, 15 April 2005, p.11.

(一) 北欧平衡、地理邻近度与进攻意图

一方面,北欧平衡是分析挪威激进追随美国和北约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在威肋平衡论认为的四种威胁来源中,综合实力与进攻能力,即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与对北欧五国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可以看做常量,北欧五国与俄罗斯的地理邻近度以及不同北欧国家所感知的俄罗斯的进攻意图则视为变量,故在此重点分析作为变量的两类威胁来源。

首先,激进追随与北欧平衡。其一,北约成员资格是挪威追随美国—北约的身份前提。北欧五国虽然构成一个总体平衡的地区共同体,但在安全和防务政策上存在明显不同,挪威、丹麦和冰岛拥有北约成员国身份,瑞典和芬兰目前只与北约保持着“和平伙伴”(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关系,^①身份差异直接体现在各国最新版北极政策中对美国和北约的追随程度上。身份差异存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战初期北欧五国选择加入北约与否的战略考量。具体而言,一方面,各国对苏联的进攻意图存在不同的判断。俄罗斯传统上就是北欧地区不安全的主要来源,^②挪威因其与苏联直接接壤而强化了对苏的威胁感知,促使其加入北约;^③然而,同样与苏联接壤的芬兰因其与苏联在1948年签订《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而大大降低了对苏进攻意图的判断,从而选择与苏友好的中立政策。另一方面,各国的防务政策也存在不同偏好。北欧国家在1948—1949年间有三种防务选择:中立、北欧防务联盟和与超级大国结盟。^④其中,传统上奉行中立、留有北欧头号强国余辉以及当时拥有北欧最强大军事力量的瑞典在1948年提出与挪威、丹麦共建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联盟(Scandinavian Defence Union)。然而,历史上先后遭受丹麦和瑞典长期统治的挪威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败的中立政策后,毅然放弃了中立和北欧内部防务联盟的选项,相信只有在美国的协助下才能确保安全。加之历史上与英国的紧密联系,挪威于1949年加入北约。^⑤其二,就战略位置而言,挪威在北欧的北约三个国家中对美国和北约最为重要。

^① 本文分析基于2020—2021年北欧五国新版北极政策的文件,当时芬兰还未加入北约。下同。

^② Håkon Lunde Saxi, “The Rise, Fall and Resurgenc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p.663.

^③ Richard J. Kerry, “Norway and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pp.862–863; Rolf Tamnes, “Småstatsrealisme i 70 År,” p.52; Andreas Østhagen, “Norway’s Arctic Policy: Still High North, Low Tension?” *The Polar Journal*, Vol.11, No.1, 2021, p.83.

^④ Arne Olav Brundtland, “The Nordic Balance: Past and Present,” p.30; Nils Andrén, “The Nordic Balance: An Overview,” p.50.

^⑤ Joe R. Wilkinson, “Denmark and Nato: The Problem of a Small State in a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0, No.3, 1956, pp.391–392; Norman J. Padelfo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candinav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1, No.4, 1957, p.602; Joseph Frankel, “Comparing Foreign Policies: The Case of Norwa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3, 1968, pp.483–486; Nils Ørvik, “Nordic Cooperation and High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8, No.1, 1974, pp.79–82; Rolf Tamnes, “Småstatsrealisme i 70 År,” p.53.

虽然位于北约和俄罗斯地缘政治断层线上的北欧国家都很重要,但身为北约成员国且直插俄罗斯北方海上咽喉的挪威更为关键。挪威狭长的本土与其所属的斯瓦尔巴群岛相连,可拦截俄方从科拉半岛北方舰队总驻地南下北大西洋的包括战略核威慑在内的海上力量。^① 挪威因重要的战略位置而受到来自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也是其激进追随的原因之一。总之,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和对联盟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挪威追随美国—北约的前提。

其次,就地理邻近度而言,高北地区与北极地区存在区别。前者主要指挪威位于北极圈以北的领土、斯瓦尔巴群岛和巴伦支海区域,是一个以挪威为视角的安全概念;而后者通常指所有位于北极圈以北的区域,是一个以全球为视角的地理概念。高北地区涵盖挪威三分之一的领土和百分之八十的海域,加之近年来北极地区整体安全局势的趋紧,高北逐渐成为挪威最重要的战略优先区域,而挪威安全顾虑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俄罗斯。^② 冰岛、丹麦和挪威到俄罗斯地理中心的直线距离分别是 5221 公里、5030 公里和 4730 公里,^③因此相比于遥远的冰岛和丹麦,挪威感受到来自俄方的威胁更大。^④ 极低的地理邻近度触发制衡反应,冰岛、丹麦和挪威加入北约以制衡俄罗斯,其中,作为与俄接壤的前线国家(Front-Line State),挪威感受到更大的威胁,更加激进地追随美国和北约以增加与俄抗衡的筹码。丹麦作为波罗的海守护者,是北约拦截俄罗斯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堡垒,其所属的格陵兰岛也具有战略价值;^⑤冰岛的位置虽较为偏远,但可以作为美国和北约在大西洋的前哨站。^⑥ 即便如此,与俄罗斯较高的地理邻近度赋予丹麦和冰岛地缘喘息空间,来自俄罗斯较低的威胁感知缓和了上述两个国家对美国和北约的追随强度。

最后,就进攻意图而言,共同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挪威、瑞典、芬兰三个国

① 斯瓦尔巴群岛虽应恪守非军事化原则,但在具体实践层面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参见邓贝西:《北极安全研究》,第 80-81 页、第 92 页;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23;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ot Nord! Utfordringer og Muligheter i Nordområdene*, pp.79-81, p.123,127;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56。

②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p.8-10, p.24; Andreas Østhagen, "Norway's Arctic Policy: Still High North, Low Tension?" p.75, 77; Andreas Østhagen, "Introduksjon til Fokusnummer: Norge, Nordområdene og Utenrikspolitik," p.446; Torbjørn Pedersen and Odd Gunnar Skagestad, "En nordområdepolitikk om alt - eller ingenting?"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8, No.4, 2020, pp.492-495。

③ 数据来源: <http://www.china6636.com/cc/IS-RU>; <http://www.china6636.com/cc/DK-RU>; <http://www.china6636.com/cc/NO-RU>。

④ 邓贝西:《北极安全研究》,第 134、212 页;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 21-22 页;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pp.10-11。

⑤ Joe R. Wilkinson, "Denmark and Nato: The Problem of a Small State in a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pp.393-394; George Schöpfung, "NATO and the Nordic Balance," *The World Today*, Vol.22, No.3, 1966, p.116。

⑥ Nils Andrén, "The Nordic Balance: An Overview," p.56; Воро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Формул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ы,"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Vol.65, No.1, 2021, p.85。

家有着不同的安全政策——与美结盟、武装精良的中立以及与俄友好的中立。^①那么,距离俄罗斯更近的瑞典和芬兰为什么没有选择与挪威相同的安全战略?此处需要考虑另一个威胁来源——俄罗斯的进攻意图。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进攻意图与地理邻近度均直接影响北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但在本案例中,进攻意图能更好地解释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对俄采取不同安全政策的现象。芬兰是典型的因极端邻近而追随的案例,也即威胁平衡论中出现追随的少数几种情况之一。虽然邻近的威胁触发制衡,但与大国靠近或接壤的小国极易受到影响,尤其是当大国强制其服从时;加之邻国如若拥有强大的可以实现迅速征服的进攻能力,小国就会被迫追随,因为制衡完全无效。^②邻近大国的威胁触发追随反应,即大国创造“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的现象。芬兰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次被苏联打败的战争记忆以及与苏签订的友好条约,迫于苏联强大的进攻能力和较低的进攻意图,选择实为追随的与苏友好的中立政策。瑞典比芬兰拥有更强的军事实力,加之根据历史经验,判定“不结盟足以应对威胁”,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坚持其传统的中立立场,认为加入北约将导致苏联对芬兰和整个半岛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③即在瑞典看来,苏联的进攻意图还不足以强大到让其放弃中立。相比之下,挪威的安全战略按照进攻意图的逻辑即可得到解释,不存在处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或拥有自身政策偏好的例外情况。

(二)同盟安全困境

斯奈德(Glenn Snyder)系统提出了同盟安全困境(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理论。同盟在形成之后会天然地带给每位成员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的风险:被抛弃的风险是指同盟内的每个个体都存在如不做出贡献将被排除在成果分享之外、惧怕在需要盟友相助的关键时刻被遗弃的心理,也有怀疑盟友密谋新联盟的动机,尤其在不对称依赖关系中更多依赖的一方更加害怕被抛弃;被牵连的风险是指为了维护同盟和盟友的利益而战的风险,对同盟越多依赖、对盟友越多承诺,被牵连的风险就越大。被抛弃和被牵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需要成员在成本和风险之间比较和权衡。如果增加对同盟的支持或强化对对手的制衡以避免被抛弃,则会提升其被牵连的风险;如果减少对同盟的支持或试图与对手和解以避免被牵连,则会提升其被抛弃的风险,从而形成“同盟困境”。对于小国而言,更常见的情况是,同盟之中的小国对

^① Arne Olav Brundtland, "The Nordic Balance: Past and Present," p.30.

^②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22-23页;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p.11, 18.

^③ Norman J. Padelfo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candinavia," p.602; Mikkel Runge Olesen, "To Balance or Not to Balance: How Denmark Almost Stayed out of NATO, 1948-1949,"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20, No.2, 2018, p.95.

被抛弃的恐惧会超过对被牵连的担忧,因而不惜加入强化对另一方制衡的行动,最终促使同盟凝聚力增强。^① 挪威作为高度依赖北约安全保障的同盟成员,一方面通过把北约积极引入北极地区、参与北约盟军的北极军演、踊跃参加北约在域外的军事行动等,表明了其无惧被牵连的立场。另一方面,无法承受失去美国和北约安全支持后果的挪威,为了避免在联盟中被抛弃和边缘化而努力成为一个更加积极的军事角色,因为它认为这会更有助于其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② 不同于威胁平衡论所做出的“原生性”解释,同盟安全困境作为一种在原生性原因基础上不断正向反馈和螺旋上升的乘数式“次生性”原因,用以解释有安全需要和强国追求的挪威加入北约后陷入同盟自我强化的路径。然而,同盟安全困境只能解释挪威对北约持续追随的状态,不能很好地解释追随的强度,即无法体现“激进”的特点,因为挪威也可以像丹麦和冰岛那样做一个温和的搭便车者。

(三) 寻求声望和地位

对声望和地位的追求(Prestige-Seeking, Status-Seeking)是北欧小国追随美国在域内外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重要驱动因素。^③ 寻求声望和地位反映出挪威希望在北约中成为更关键角色的自我驱动力,而不是类似同盟困境这样的外部驱动力。小国甘愿为美国和北约付出昂贵军事贡献的原因在于,其相信这可以获得和提高在美国的声望和地位,而作为软实力的声望和地位将转化为影响力、美国的支持、物质收益等最终利益。^④ 也就是说,做出军事贡献是手段,声望和地位是中间变量,获得美国的支持等才是最终目的。在决策中对声望和地位的考量虽然不是最重要和决定性的,但至少表明了小国的忠诚和政治可靠性,一个忠实而卖力的盟友的声誉将减少其被抛弃的可能

^①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6-467, p.474, 494; Håkon Lunde Saxi, "Sikkerhetspolitikk, Kultur Eller Økonomi? Konkurrerende Forklaringer På Omstillingen av Forsvaret etter den Kalde Krigen,"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9, No.2, 2021, pp.193-194; Peter Viggo Jakobsen, Jens Ringsmose and Håkon Lunde Saxi, "Prestige-Seeking Small States: Danish and Norwegian Military Contributions to US-Led Oper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 No.2, 2018, p.259.

^② Tormod Heier, "NATOs Rolle i Norsk Forsvarsreform, 1998-2002,"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9, No.2, 2021, pp.214-215; Ida Maria Oma, "NATOs Byrdefordelingsdebatt og Norske Alliansetidrag,"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7, No.1, 2019, p.77; Ida Maria Oma and Magnus Petersson, "Exploring the Role of Dependence in Influencing Small States' Alliance Contributions: A Reputation Mechanism Argument and Assessment," pp.110-111.

^③ Rasmus Brun Pedersen and Yf Reykers, "Show Them the Flag: Status Ambitions and Recognition in Small State Coalition Warfare," *European Security*, Vol.29, No.1, 2020, pp.21-22; Rasmus Brun Pedersen,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Status Seeking as a Driver for Sweden's Involvement in NATO-Led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7, No.1, 2020, p.45, 54; Ras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25, No.2, 2018, p.217, 236.

^④ Peter Viggo Jakobsen, Jens Ringsmose and Håkon Lunde Saxi, "Prestige-Seeking Small States: Danish and Norwegian Military Contributions to US-Led Operations," pp.256-258, p.274.

性。^① 冷战后,挪威对美国 and 北约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为弥补失去的战略重要性和避免被边缘化,挪威为美国和北约做出了高昂的军事贡献,用行动表明其对联盟的忠诚和可靠、用实力证明其也可以成为安全出口国,以此换取到了影响力、准入以及美国的支持,这被称为挪威“军队换影响力”(Troops-for-Influence Policy)和“武力换地位”政策(Forces-for-Status Policy)。^②

综上所述,在北欧平衡的理念下,威胁平衡论中与俄的地理邻近度或对俄进攻意图的感知触发制衡反应的机制,同盟困境强化已有的路径选择,以及追求声望和地位的自我驱动力这三个因素可以共同解释挪威“激进”追随美国和北约的现象。其中,两类威胁源引发制衡的机制是主要原因,同盟困境是外因,追求声望和地位是内因。

四 挪威的双重二分战略及对俄安抚的方式

挪威身处近似两极安全格局的遥远极地之中,东方是与其接壤但威胁性极强的俄罗斯,西方是相距较远但提供决定性安全保障的美国和北约。作为一个夹在相互对抗的世界两大超级军事力量之间的地区性小国,挪威既然选择了与强邻为敌、与远友为伍的极具风险性的安全战略,甘愿作为北约抗俄前线的尖刀,就必须巧妙地设计出一套外交和安全政策,既在总体上实现对俄制衡、对美追随的目标,又尽力保留一些安全自主权,用以避免与俄决裂。由对俄威慑与保证二分和对美融入与筛选二分组成的“双重二分”战略^③是挪威国家安全政策的顶层布局,通过挪俄、挪美、挪美俄的三大平衡实现前述的核心安全诉求。此外,挪威经过种种考量做出的激进追随美国和北约以制衡俄罗斯的安全战略选择,其必然后果就是与俄罗斯关系的极度恶化。为了不突破发生战争这一阈值,挪威通过基地与核政策、保持与俄军事沟通和民间合作等方式维持着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而这些具体方式无疑被包含在双重二分战略的顶层布局之下。

^① Ida Maria Oma and Magnus Petersson, “Exploring the Role of Dependence in Influencing Small States’ Alliance Contributions: A Reputation Mechanism Argument and Assessment,” p.113, pp.115-116.

^② Ras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p.227, 229; Peter Viggo Jakobsen, Jens Ringsmose and Håkon Lunde Saxi, “Prestige-Seeking Small States: Danish and Norwegian Military Contributions to US-Led Operations,” p.256, pp.269-270; Wrenn Yennie Lindgren and Nina Græger, “The Challenges and Dynamics of Alliance Policies: Norway, NATO and the High North,” in Michael Wesley, ed.,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U Press, 2017, p.103, 112.

^③ Jacob Børresen, “Alliance Naval Strategies and Norway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Cold Wa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4, No.2, 2011, p.101, pp.105-106; Paal Sigurd Hilde, “Forsvar Vår Dyd, Men Kom Oss Ikke for Nær. Norge og Det Militære Samarbeidet i NATO,”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7, No.1, 2019, p.61.

(一) 平衡俄美关系的双重二分战略

第一,挪威通过威慑与保证的二分政策维持对俄平衡。挪威作为搬不走的俄罗斯邻国,因为根深蒂固的对俄威胁认知,并没有像芬兰那样选择在俄势力范围之下接受荫庇,而是选择追随域外大国和军事集团来制衡强邻。极近的地理距离与负面威胁感知的组合使挪威的安全政策成为北欧五国中最为独特的一种,这也注定了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复杂性。挪威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有着“双重政策”的传统(Dual-Policy Tradition),即保持对俄威慑(Deterrence)与保证(Reassurance)两重政策之间的平衡,是其长期坚持的高北安全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①对俄的威慑来源于盟军,主要包括北约集体防御下盟军在危机或战争时期的增援、与盟军举行的军事演习等;对俄保证则体现在挪威一直坚守的基地政策,核心要义是和平时期禁止北约盟军在挪威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或长期驻扎,以避免激怒俄罗斯、维持高北地区的可预测性和安全低压状态。^②威慑与保证体现了挪威在处理与俄双边关系上的平衡思想,在“一推一拉”之间既依靠盟友的威慑获得了安全且向盟友表明了忠心,又不至于与俄罗斯决裂。当然,“推”与“拉”的力度亦即威慑与保证的比重存在差异,威慑占对俄政策的绝大部分,并在与俄决裂的边缘极限挑畔,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对俄的战略制衡。

第二,挪威通过融入与筛选的二分政策维持对美平衡。挪威对美平衡的讨论远没有像对俄平衡那样得到众多关注,学术界和官方大多直接亮明美国和北约对挪威国家安全支柱性作用的观点,^③即只提及挪威对美双重政策中的融入(Integration),对美的筛选(Screening)政策较少提及。由于挪威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战略总体上是激进追随,筛选的一面很少提及也是意料之中,但如同保证之于对俄平衡那样,筛选对于对美平衡而言同样是次要却是必要的存在。具体而言,一方面挪威保留安全自主性。军事同盟中的弱小成员不可避免会牺牲安全政策的部分自主权,^④这可以看做追随联盟的

^① Nor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Prioriterte Endringer, Status og Tiltak i Forsvarssektoren*, pp.40-41; Nor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Samarbeid for Sikkerhet; Nasjonal Forsvarsindustriell Strategi for et Høyteknologisk og Fremtidsrettet Forsvar*, Meld. St. 17(2020-2021), Melding til Stortinget, Oslo, 12 Mars 2021, p.10;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24, 26; Wrenn Yennie Lindgren and Nina Græger, “The Challenges and Dynamics of Alliance Policies: Norway, NATO and the High North,” p.106.

^② Håkon Lunde Saxi, “Sikkerhetspolitikk, Kultur Eller Økonomi? Konkurrerende Forklaringer på Omstillingen av Forsvaret etter den Kalde Krigen,” p.194; Nina Græger, “Illiberalism, Geopolitics, and Middle Power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Norwegian C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4, No.1, 2019, p.92; Wrenn Yennie Lindgren and Nina Græger, “The Challenges and Dynamics of Alliance Policies: Norway, NATO and the High North,” pp.105-106.

^③ Nor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Prioriterte Endringer, Status og Tiltak i Forsvarssektoren*, pp.37-38;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25;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Nordområdestrategi: Mellom Geopolitikk og Samfunnsutvikling*, Oslo, 21 April 2017, p.20; Richard J. Kerry, “Norway and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p.864.

^④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88.

必要代价。挪威作为北约中的小成员国,要想得到联盟强大而可信的安全保障,势必接受联盟的政治军事领导,国家安全政策的自主权必然遭到限制,但对独立和尊严的渴望促使挪威在顺从的同时与西方保护者保持一定的距离。^①另一方面,挪威避免过度挑衅俄罗斯。除了上述对美平衡的一面,筛选还体现在挪威在俄美间的平衡,所起的作用与对俄政策保证一致。挪威深知与美国和北约的紧密联系会使自身面临来自俄罗斯的更大压力,^②因此需要对盟友的军事行动在独立审查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参与,避免激怒俄罗斯从而成为俄美较量的牺牲品。筛选政策主要体现在平时对北约盟军在挪威的军事行动进行限制,除了禁止盟军长期驻扎和部署核武器的基地与核政策之外,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挪威还会对盟军的训练和演习进行限制,例如调控盟军经过其机场或港口的飞机或舰艇的数量和种类、不允许盟军在毗邻俄罗斯的芬马克郡以及东经 24 度以东的区域开展军事行动等,^③从而管控盟国在其领土、领空和领海的活动。

第三,挪威维持美俄间平衡的双重二分战略。对俄威慑与保证的二分政策和对美融入与筛选的二分政策构成维持美俄间平衡的双重二分战略(Double Dichotomous Strategy),^④是身处美俄军事竞争夹缝中的生存法则,挪威正是凭此实现了在美俄北极对抗前线的危险平衡。在历版北极政策文件中,挪威均表明了愿与西方和俄罗斯同时保持友好立场,即使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挪威仍强调与俄罗斯在低政治领域继续合作。^⑤

挪威在处理美俄关系时体现的双重二分战略,可以用图 3 展示。以挪威为中心,右侧表示挪俄关系,左侧表示挪美关系,路径粗细表示政策比重。路径 1 和 2 表示挪威对俄罗斯实行的保证与威慑的二分政策,正向的保证与负向的威慑构成对俄平衡,

^① Håkon Lunde Saxi, “Sikkerhetspolitikk, Kultur Eller Økonomi? Konkurrerende Forklaringer på Omstillingen av Forsvaret etter den Kalde Krigen,” p.194; Knut Einar Eriksen and Helge Pharo, “Norway and the Early Cold War: Conditional Atlantic Cooperation,”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No.5, 1993, p.15.

^② Nina Græger, “Illiberalism, Geopolitics, and Middle Power Security: Lessons from the Norwegian Case,” p.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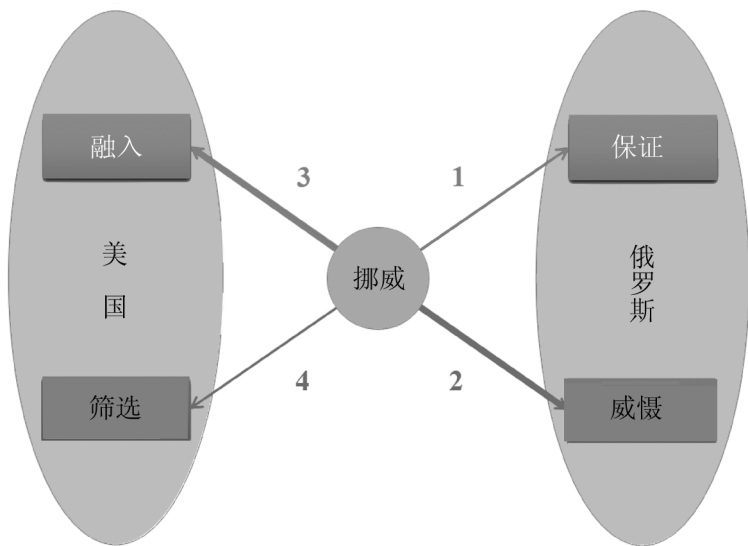
^③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70; Jacob Børresen, “Alliance Naval Strategies and Norway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Cold War,” pp.101–102.

^④ Jacob Børresen, “Alliance Naval Strategies and Norway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Cold War,” pp.105–106.

^⑤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ot Nord! Utfordringer og Muligheter i Nordområdene*, p.27;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uligheter og Utfordringer i Nord*, p.33;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Barents 2020: Et Virkemiddel for en Framtidsrettet Nordområdepolitikk*, p.3, 10;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Regjeringens Nordområdestrategi*, Oslo, 1 Desember 2006, p. 7;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Nye Byggesteiner i Nord: Neste Trinn i Regjeringens Nordområdestrategi*, Oslo, 12 Mars 2009, p.7;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Nordområdesatsingen: Status Oktober 2010*, Oslo, 5 October 2010, p.4;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Nordområdene: Visjon og Virkemidler*, Oslo, 18 November 2011, p.19;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Nordområdene Statusrapport 2014*, Oslo, 10 November 2014, p.11, 16, 19;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Nordområdestrategi: Mellom Geopolitikk og Samfunnsutvikling*, p.18, 20;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18, pp.23–26.

但威慑的比重更多,从而实现整体上对俄战略制衡的政策效果;同理,路径3和4表示挪威对美国(和北约,下同)采取的融入与筛选的二分政策,正向的融入与负向的筛选构成对美平衡,其中,融入是主导政策,从而在整体上实现对美战略追随的政策效果。路径1和3表示挪威对俄美双方的正向政策,体现出双向示好和靠拢,但显然对美融入是主要方面,因此挪威在俄美间选择追随美国的政策倾向;路径2和4表示挪威对俄美双方的负向政策,与双方都保持距离,其中,对俄威慑是主要方面,体现挪威在俄美间选择制衡俄罗斯的政策偏向,此外,路径4的对美筛选政策体现了挪威的安全自主性。路径1—4共同构成挪威处理与美俄关系的双重二分战略,其中,路径2和3是主要方面,集中体现了挪威制衡俄罗斯、追随美国的安全战略选择;路径1和4是次要方面,但二者都有避免与俄决裂的政策意图,构成了挪威维持与俄战略稳定的双向方案。

图3 挪威维持美俄平衡的双重二分战略



注:图由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在挪俄、挪美、挪美俄三大平衡中,每类平衡都是具有倾向性的,即每一平衡都是“一强一弱”的组合。例如,在最为全面和核心的挪美俄三边大平衡中,由路径2和3构成的激进追随美国的安全战略就是单向性的强战略;由路径1和4构成的对俄安抚就是一种反向的极限拉扯,虽然总体上呈现出弱政策效果,但正因为其存在

才能产生并维持一种“平衡”。

(二) 维持与俄战略稳定的具体方式

如上所述,既然现实中挪威没有引爆与俄罗斯的冲突,即通过双重二分战略实现了在美俄间的平衡,那么如何安抚俄罗斯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下文从双重二分战略中路径1和路径4两个视角阐述挪威维持与俄战略稳定的具体方法。路径1是直接面向俄罗斯,着重强调与俄保持军事沟通;路径4主要是对挪美防务合作施加制度层面的限制,体现了挪威及其盟友们对俄挑衅的克制,其中路径4是更为主要和根本的方法。

一方面,挪威坚持基地政策与核政策。作为对美筛选政策的具体体现,挪威在和平时期对盟军在其境内的军事活动施加的自我限制主要有四项:1949年的基地政策(Base Policy, Basepolitikken),1957年的核政策(Nuclear Policy, Atompolitikken),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对盟军在挪威与俄接壤的芬马克郡以及巴伦支海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以及1975年制定的对装有核武器船只的限制。^①其中,最重要的是基地与核政策(Base and Nuclear Policies),尤其是前者。基地政策的核心含义是挪威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禁止北约盟军使用其军事基地,以此作为对苏联的保证从而换取苏联不再阻止其加入北约。1949年2月,挪威在回复苏联对其加入北约后是否打算在其领土上建立空军或海军基地的安全关切的照会中阐明了基地政策,向苏联保证“决不允许挪威领土用于侵略目的”,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军队驻扎以及建立或使用其军事基地。^②虽然挪威和俄罗斯对基地政策的解释存在些许差异,^③但并不影响基地政策在挪威对美筛选和对俄保证具体方式中的支柱性地位。核政策的核心含义是挪威在和平时期不在其领土上建立核储备、不使用核武器。1957年春,挪威在《基地政策宣言》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补充条款,声明其不在和平时期接收核弹药的储存,不在其领土上建立原子储备,拒绝接受核武器。^④作为自我施加的限制(Self-Imposed Limitation),基地政策与核政策共同构成了挪威国防的基本原

^① Rolf Tamnes, “Småstatsrealisme i 70 År,” p.55.

^② Richard J. Kerry, “Norway and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pp.863-864;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p.58-60.

^③ 双方对政策的限制程度存在分歧。挪威认为基地政策并不是完全的限制,例如在非和平状态下可以为盟军提供基地、和平时期也可以接受盟军的短暂访问等;而俄罗斯则认为基地政策对挪威而言就是一项有约束力的义务,具有高度的限制性。参见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70, 77.

^④ Rolf Tamnes, “Småstatsrealisme i 70 År,” pp.55-56;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55, 63.

则,①保证挪威的领土在和平时期既没有盟军,也没有核武器。

基地与核政策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战略意图。首先,从挪威对俄平衡和小国外交困境的视角而言,基地政策的诞生就是为了消除苏联对挪威加入北约具有侵略目的的质疑,传达不想与苏发生冲突的信号,通过对美筛选反向达到对俄保证的效果。此外也可以看到,夹在对抗性大国间的小国的生存艰难,既依靠西方的安全保障,又不能激怒强邻俄罗斯。②这种生存困境是由挪威的地理位置、地区安全局势及自身的安全战略选择共同导致的。其次,从挪威对美平衡的视角而言,该政策实现了对盟友军事行动的平衡。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挪威积极参与盟军的军事演习,但同时又需要限制盟军在其周边尤其是与俄接壤的前线地区的军事活动,从而避免造成局势的过度紧张,③这也是挪威追求国家安全政策自主性的体现。最后,从北欧平衡的视角而言,挪威在制定基地政策时就从地区平衡的层面考虑到如果不这么做的危险后果:因为北欧处在美俄地缘政治断层线上,任何细微的调整都有可能打破现有的脆弱平衡从而引发对方的反制。若北约盟军在挪威建立基地,很可能导致苏联要求在芬兰也建立军事基地,这违背了挪威的意愿,因此不想以芬兰的独立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安全。④故其选择对盟军的军事权限作出限制和保留,通过自身的防务政策调整降低俄方感知到的进攻性,避免给芬兰造成安全环境的变动,并维持北欧地区的权力平衡。需要指出的是,挪威对盟友在其领土上军事行动的限制远不能抵消其对盟友的安全依赖,⑤在对美平衡中,筛选之于融入亦即对盟友的限制之于对盟友的依赖,虽负向而微弱,但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另一方面,确保与俄罗斯在军事和民事领域的沟通合作。作为对俄保证政策以及平衡与美国和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具体方式之一,确保与俄罗斯在任何时期以及各个领域的合作与沟通是挪威对俄双重政策中的重要内容。⑥合作领域包括军事和民事,其中军事领域的合作是核心。双方的合作与沟通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协调机制和防务对

①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63.

②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第92-93页; Rolf Tamnes, "Småstatsrealisme i 70 År," pp.55-56.

③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24; Jacob Børresen, "Alliance Naval Strategies and Norway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Cold War," pp.101-102.

④ Robert K. German, "Norway and the Bear: Soviet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olicy," p.59; H. Peter Krosby, "Norway in Nato: A Partial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20, No.1, 1965, pp.75-76.

⑤ Richard J. Kerry, "Norway and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p.864.

⑥ Wrenn Yennie Lindgren and Nina Græger, "The Challenges and Dynamics of Alliance Policies: Norway, NATO and the High North," p.113.

话,有助于增强互信、提高双方行动的可预测性,从而减少误判以及意外事件升级的风险。^① 例如,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挪威暂停了与俄罗斯的双边军事合作,但双方在军事领域的浅层沟通以及民间的合作仍在继续。防务领域的接触包括挪威国防作战总部(Forsvarets Operative Hovedkvarter, FOH)和俄罗斯北方舰队之间保持开放的界线(Open Lines)、2019年双方同意在国防领导人之间建立沟通的渠道等;民事领域的日常合作包括双方边防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在搜索和救援方面继续合作并维持《海上事故协定》(Incidents at Sea-avtalen, INCSEA)机制、^②巴伦支海资源开发、渔业以及在少数民族萨米人问题上的合作等。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挪威虽然与除俄罗斯之外的北极七国(Arctic 7, A7)一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暂停与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合作,但仍然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北极治理机构并对未来与俄罗斯开展合作留有余地。^③ 此外,挪威执行了欧盟禁止俄罗斯船只停靠港口的限制性措施,但斯瓦尔巴群岛也被允许俄船只停靠。^④ 总之,军事合作或沟通以及民间常态化的合作和交流维系了挪威与俄罗斯之间必要的接触和联结,能够在关键时刻避免对彼此的战略误判,从而更好地管控地区冲突。

五 结语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北欧地区逐步开启再安全化进程,挪威作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对美国 and 北约的追随程度随着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加剧而快速加深。由于

^①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uligheter og Utfordringer i Nord*, p. 34;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Regjeringens Nordområdestrategi*, p.17;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28; Nor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Prioriterte Endringer, Status og Tiltak i Forsvarssektoren*, pp.20-21.

^② 挪俄在1990年签署的INCSEA协议规定了双方军舰在领海外相遇时的行为,即使用无线电或特殊信号进行沟通和接触,而不是模拟对彼此的攻击。挪威在2014年之后经常强调该协议对降低地区安全风险的重要性。参见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Mennesker, Muligheter og Norske Interesser i Nord*, pp.26-27;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Nordområdestrategi: Mellom Geopolitikk og Samfunnsutvikling*, p.20; Ingeborg Bjur, Paal Sigurd Hilde and Karen-Anna Eggen, "Mellom Varmebølge og Isfront: Nordområdene, Sikkerhet og Storpolitikk,"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8, No.4, 2020, p.484; Wrenn Yennie Lindgren and Nina Græger, "The Challenges and Dynamics of Alliance Policies: Norway, NATO and the High North," pp.106-107.

^③ Hilde-Gunn Bye, "Joint Declaration from Arctic States; Pausing Arctic Council Meetings," *High North News*, 4 March 2022, <https://www.highnorthnews.com/en/joint-declaration-arctic-states-pausing-arctic-council-meetings>; Hilde-Gunn Bye, "Upcoming Arctic Council Chairship: Important to Have So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on Climate," *High North News*, 31 March 2023, <https://www.highnorthnews.com/en/upcoming-arctic-council-chairship-important-have-some-cooperation-russia-climate>.

^④ Norges Utenriksdepartementet, "Fastsettelse av Forskrift om Endring IForskrift 15. August 2014 Nr. 1076 om Restriktive Tiltak Vedrørende Handlinger som Undergraver eller Truer Ukrainas Territorielle Integritet, Suverenitet, Uavhengighet og Stabilitet," 29 April 2022, https://www.regjeringen.no/no/dokumenter/kg/lres_sanksjoner2/id2910739/.

地理位置、历史教训以及对俄严重负面的威胁认知,感到极度不安全的挪威选择了制衡俄罗斯的安全战略,但仅凭其一己之力无法与强邻抗衡,加之对中立政策和北欧联合防务的不信任,追随美国和北约成为其唯一选择。然而,挪威在同盟中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沉默的搭便车者,加之不同于其他北欧四国的地理邻近度和威胁感知,以及同盟安全困境螺旋式的外部推动,挪威对美国和北约的追随程度为北欧国家中最为激进的,成为直抵美俄北方战略竞争最前线的挑衅者。对俄的极限挑衅必然导致自身安全的极限风险,但双重二分战略可以在维持与俄战略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与美国和俄罗斯两组双边关系的大平衡,这成为挪威破解在地区两极安全格局下生存难题的根本法则。

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无疑是北欧再安全化进程中的又一重要历史性事件。首先,其对北欧的影响体现在该事件推动了欧洲安全局势的急速恶化以及北欧国家整体向美国和北约集团的加速靠拢。挪威在2022年4月8日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国防部门的优先变化、现状和措施》(Prioriterte Endringer, Status Og Tiltak I Forsvarssektoren)中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给欧洲安全局势带来了根本性变化,也对挪威的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挪威将加强北约在高北的集体防御能力以及和平时期的存在;^①芬兰在4月13日发布的《关于安全环境变化的专题报告》(Ajankohtaisraportti Turvallisuustyöryhmän Muutoksesta)中表示,欧洲和芬兰的安全环境已经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和最不可预测的程度,未来有可能发生全欧洲范围的军事冲突,因此提议加入北约以获得共同防御的保障;^②瑞典在5月13日发布的《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对瑞典的影响》(Ett Försämrat Säkerhetspolitiskt Läge — Konsekvenser För Sverige)中表示,此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在规模和范围上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瑞典对其奉行百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产生了动摇并评估了加入北约的利弊,而北极是瑞典的利益优先区域,加入北约预示着北极冲突增加的可能性。^③2022年5月18日,芬兰和瑞典正式向北约递交入约申请

^① Nor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Prioriterte Endringer, Status og Tiltak i Forsvarssektoren*, p.11, pp.20–21, p.33, 37, 40.

^② Suomen Ulkoministeriö, *Ajankohtaisraportti Turvallisuustyöryhmän Muutoksesta*, Helsinki, 2022.4.13, p.10, 21, 25.

^③ Sveriges Forsvarsdepartementet and Utrikesdepartementet, *Ett Försämrat Säkerhetspolitiskt Läge — Konsekvenser för Sverige*, Stockholm, 13 Maj 2022, p.7, pp.33–35, p.43, 50.

书;^①2023年4月4日,芬兰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②瑞典也将在土耳其和匈牙利批准后入约。至此,北欧地区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全面和彻底的北约化。其次,北欧国家的集体北约化将使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在北翼失去大面积缓冲地带,北线的东西方平衡被打破,美俄北线对抗进一步加剧。吸纳芬兰和瑞典开启了北约的第六轮扩张,美国和北约大力推动芬瑞两国的人约进程,两国的加入将极大增强北约在北极地区的作战实力。美国还可通过挪威等老北约成员国升级双边防务合作,增强北约在北欧和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对俄罗斯西面和北面的战略包围。美国和北约步步紧逼的军事挑衅势必引发俄罗斯的反制,美俄在北翼不断增强的战略对抗将进一步加速北欧再安全化进程。最后,未来北欧—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将持续受阻,俄罗斯与西方或将分别成立新的北极机构,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机会增多。自2022年3月北极七国宣布暂停与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中的合作以来,多个北极机制陆续暂停了与俄罗斯的合作交流。尽管西方与俄罗斯均对北极理事会等旧机制抱有些许希望,^③但也在分别拉拢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并设想成立新的北极合作机制。例如,俄罗斯正酝酿成立一个新的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北极机构,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拉美国家参与北极的机会将增多;^④同时,俄罗斯在2023年2月修改了其北极政策,删除了北极理事会框架内合作的内容,并呼吁发展与域外国家的关系。^⑤由此可见,北极地区的国际机制正在重构,这对于非北极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涉足北极事务的关键窗口期。

(作者简介:岳鹏: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陈慧文: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芬兰和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新华网,2022年5月18日, http://www.news.cn/2022-05/18/c_1128662593.htm。

②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俄罗斯表示北欧地区局势由此发生根本变化》,新华网,2023年4月4日, http://www.news.cn/world/2023-04/04/c_1129495047.htm。

③ Pavel Devyatkin, “Can Arctic Cooperation be Restored?” The Arctic Institute, 28 March 2023,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can-arctic-cooperation-restored/>。

④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X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рум «Арктика: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2022. 12. 13, https://www.mid.ru/ru/about/social_organizations/association/1843447/; РИА Новости, “БРИКС и ШО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Россией в Арктике, заявил МИД,” 2022. 12. 8, <https://ria.ru/20221208/arktika-1837163747.html>。

⑤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несены изменения в Осно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Арктике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21 февраля 2023 года, http://kremlin.ru/acts/news/70570?utm_referrer=korabel.ru%2Fnews%2Fcomments%2Fvneseny_izmeneniya_v_osnovy_gosudarstvennoy_politiki_v_arktike.html&fbclid=IwAR3fqEzRAhzbBAVi8qhdYDoiv44GPeqVT5BNaIE2Ju6fo1sSZquKEttfvI。